

# 創作隨感 (六篇)

編者按：美術界“第三梯隊”的成長，是當前美術界都很關心的大事，一批新秀在美術界前輩的培育下已嶄露頭角，取得了可喜的成績。這裏發表的六篇短文，是我院學生的創作體會，是他們創作中的具體感受和經驗。藝海拾貝，頗有啓益。我們今後將繼續發表這類文章。

## 對着特定背景的事物去思考

油畫專業研究生 龍泉

對生活的熟悉，加上一定的審美經驗往往會使你在瞬間有所發現，《基石》的得來就歸於偶然的一瞥。

也許我缺乏那種表現人物之間關係和情節的本領，總是喜歡畫一個人，再加上一個普通而耐人尋味的環境，想表達的意思也就夠了。人與環境的那種相得益彰的關係似乎潛隱着某種難以言喻的美。在《基石》中，生活的啓示誘使我醉心於自己的偏愛，我讓結實粗獷的石工談笑自若地承受着巨大石頭的重負，借以傳達人物內心的自信與力量。石頭愈是沉重，人物愈加有力。也許因為凝重堅硬的石頭那種浸透了人的精神與氣質的刻劃，年青的石工因此也獲得了某種象徵意義。無論對人物或是環境，我都懷有同等的興趣。“我喜歡對着特定背景中的事物去夢想，去思考，這是最令人激動的。”（懷斯）在製作中，對環境的刻劃往往使我不得不對人物的力度重新考慮，如此循環往復，以使畫面

逐漸獲得我力所能及的表現力。這便是我的方法。

對於審美理想的追求須與離不開熟悉生活，生活中的事物雖然紛紜繁雜，然而豐富的感受卻會使自己偶然得來的想法逐漸臻於單純樸素，使構思得到“淨化”與升華。在與石工們的交往中，愈來愈吸引我的不是敘事性的情節和瑣屑的細節，而是那種與整座石山溶融在一起的人的力量，石頭的力顯得沉默而壓抑，人的力昂揚而內在。這種相互依存又相互對比着的力，正是我在《基石》中竭力想表現的。

現在的畫面效果，雖不乏力度，但卻有些顧此失彼。過分地追求單純拙實的雕塑感造成了色彩的晦暗，可能誇大了的石頭的刻劃也難免讓人產生壓抑之感。《基石》的缺點是顯而易見的，它僅僅是我的創作道路上的一塊普普通通的基石。

## 從《蘋果熟了》中體會到的

油畫專業三年級 龐茂琨

涼山彝族地區的生活環境，土地、太陽、空氣、植物，從氣質上看，簡直沒法分辨；他們似乎直接從土地裏長出來，就象種籽從地裏發芽、開花、結果，世代繁衍。這種氣質是我們這些遠離土地的人所陌生的，卻是內在於我們心靈的，不然，那種像土地一樣深厚的氣質怎麼能觸動與其迥異的許多人呢？人與背景在那裏是和諧的，這種和諧通過生活與勞動達到完美。我開始尋找表現這種完美和諧的構圖，終於在一陣激情的推動下確立了畫面的基本主題——土地，彝族老婦人，背景的果樹，太陽烤紅了枝頭上蘋果的臉，也使一雙守望的眼睛眯縫起來……這樣一些內容的確比較

一般，但我想，既然選擇了這樣一般的主題，就只能在畫面的處理和人物的刻劃上多下功夫，使一般的主題組合成不一般的“樂曲”。當時我還不知道這是在給自己出難題。

我沒想到整個製作過程幾乎長達八個月（自然，這裏面得除去上基礎課的時間），這倒不是我善於自得其樂地精雕細磨，而在於我矛盾的內心，或者說是我對自己的懷疑超過自信。這幅畫一開始很快確立了稿並上了畫布，也出了一些效果，正如前面所說，這些是在一陣激情的慫恿下完成的，後來才發覺這種激情是多麼不可靠。我的大部分時間都陷於修改和自我否定、自我更新



潮流——一九三七年冬（石版）

張明（版畫四年級）

里了。激情冷卻過後的工作是可怕的，這時必須靠理智和耐心才能繼續幹下去。我竭盡全力想把握最合適的分寸，但這種勞動是異常艱苦的。我想追求單純，又害怕帶來貧乏；求得豐富，又擔心沾上瑣碎；夢想出現一些生動的偶然效果，又顧慮過分放蕩不羈會動搖穩固的內在邏輯。

在面部的處理和刻畫上我傷透了腦筋。面部處於畫面最突出和重要的部位，加上這幅畫本身肖像成份比較重，所以人物的情緒成了對畫的情調，主題起決定作用的因素。開始我一直想突出在強烈陽光下面部肌肉收縮集皺的生理反應，這在處於高原氣候中的彝人臉上是常見的，我以這可以表現他們與大自然的靈魂——太陽的接近。彝人自有其古老奇特的觀念，這決定了他們與漢人多方面的區別，正是這種區別而不是相同才使他們引人注目的，因而具有強烈的個性特徵，即那種尊嚴與深厚。於是我強調這些區別。但任何東西都不能過分強調，否則會給人以非預期的感受。本來自以為是對陽光的生理反應，但給別人的感覺卻是一種痛苦與緊張的神態，深厚、尊嚴也成了刁惡、凶殘。一些領導、老師和同學看後都指出了這一點。我便努力尋找形成這種感受差異的原因，并着手改進。我發現局部的改動不起什麼作用，就牽動了整個面部的改動。這樣雖然反反覆覆刮了又填，填了又刮，

還是脫不出原先的範圍。這大概是體驗生活時的原始印象太根深蒂固了吧。可是為了找到與觀者的“信息同步”，就還得作些必要的讓步。於是我把能搜尋到的彝族老婦人形象一一往上安裝，到底更換了多少次形象，是些怎麼樣的形象，現在已全然記不清，它們也永遠消失在那層顏料的背後了。改好一幅畫不但不比重起爐灶輕鬆，反而困難得多，既要畫好填補的部分，又得考慮與原有的其他部份銜接與協調問題；原有的老是碍手碍腳，牽扯着新的，使你感到拘束，放不開；有時你還不得不生出一些怪念頭：“把它從窗口扔出去”。

陣痛過後出現在我與觀眾眼前的，就是現在這幅可以算是完成的東西。它能移向展廳，當然使我欣慰，但有時追求完美的偏執仍使我不覺得輕鬆，我只是把它看作不足月的產兒而不無遺憾。也許另外有一條輕鬆的路可走，那就是用我們的觀念去界說他們的生活，讓彝人煥發出漢人的光彩，或搞一些能滿足邏輯推論者的好奇心的作品，這樣做既容易被我們接受，又使工作量大大減輕了。但我仍然覺得藝術更多的是啓迪人們隱秘的內心，從這個意義上講，我更執着於自己在彝地的體驗和直覺，雖然這會使我顯得多麼愚頑和費力不討好。



蘋果熟了  
龐茂琨  
(油畫三年級)